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六十六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九十七

蘇軾

子過
邁迨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

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
數十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
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
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
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為但置第
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
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
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

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
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
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
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檝自渭入河經
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為脩衙規使自擇
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
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
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

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琦日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耶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

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已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

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疆而復之則難為力慶歷固嘗立學矣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官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

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士與今為孰辨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

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

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
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
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浙
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悅此不過以奉二
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
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
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
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

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
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
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
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
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
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
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
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

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入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為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

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
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
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
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
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
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
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淞之間數郡顧役而

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隣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

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為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今壞常平而

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
為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
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
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
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
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
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
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

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
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
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
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
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
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
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
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

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撲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

以折姦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

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為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

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是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

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
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
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
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雨
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
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
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
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

舒亶何正言撫其表語並媒蘖所為詩以為訕謗逮赴
臺獄欲置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
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
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為當路者沮
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
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
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
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

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啟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戲

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
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為禮部
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為門下侍郎惇知樞密
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
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
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
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惇
以為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

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
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
耶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緋
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
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
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為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顧役行
法者過取以為民病司馬光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
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

利害免役之害掊歛民財十室九空歛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

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
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
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
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
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覲
有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
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
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

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

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
禁約使得盡拔巡鋪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
誣以為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為當軸者所恨
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
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
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
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
皇帝勅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

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
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
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
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餠粥藥劑
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
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
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
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

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
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為田
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
年一淘為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
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
以為湖水畜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
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吳
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

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
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
圖杭人名為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
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
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
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
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
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

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
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為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
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
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
無復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
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
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
鑿為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

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折小
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於龍
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為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
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潴為大湖太湖之水
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
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
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
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

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為恨軾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召為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

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為患軾言
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刼殺人又殺捕盜吏兵
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
陰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
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迺
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
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已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為直方
賞不從其後吏部為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

方又不報七年徙楊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楮織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為

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
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后太后明日詔
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
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為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
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
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
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
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

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踈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

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脩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率史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

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
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
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為奏光祖
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
至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為
隣以戰社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
久法弛又為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
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為譏

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帶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僦人運甃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為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

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為
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
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
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
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
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
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
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

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為舉
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
臣無出其右但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
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為禮部尚書又以
其父置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為文章之宗親製集贊
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諡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
為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

試下及軾為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
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
暑所須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
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
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
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
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郟城縣皆以法令罷晚
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

早行於世時稱為小坡蓋以軾為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籍節笈篋遂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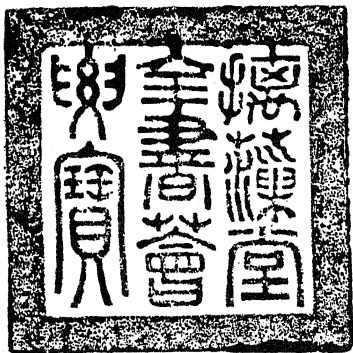
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歷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

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

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
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
為軾哉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旭暢